

论海德格尔

O n H e i d e g g e r

Wu Jia Hei De Ge

彭富春◎著

人民出版社

论海德格尔

O n H e i d e g g e r

Martin Heidegger

彭富春◎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海德格尔/彭富春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

ISBN 978-7-01-011169-8

I. ①论… II. ①彭… III. ①海德格尔,M. (1889~1976)—哲学思想—
思想评论 IV. ①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9786 号

论海德格尔

LUN HAIDE GEER

彭富春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6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11169-8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无之无化

——论马丁·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

序言:论一种对“无”无需沉默的语言	阿尼姆·雷根博根教授博士 3
导论:无作为“思想的事情的规定”	7
1. 世界的拒绝	11
1.1. 此在的敞开	12
1.1.1. 情态	12
1.1.2. 理解	13
1.1.3. 沉沦	15
1.2. 畏惧作为无的经验	17
1.2.1. “在世存在”的整体和无	17
1.2.2. 畏惧的畏惧化	19
1.2.3. 烦	24
1.3. 世界的拒绝和无性	25
1.3.1. 死作为无可能的可能性	25
1.3.2. 良心和于无之在	29
1.3.3. 时间性作为无性	32
2. 历史的剥夺	36
2.1. 存在自身遮蔽的本原性	37
2.1.1. 存在的真理	37

2.1.2. 为了自身遮蔽的林中空地	39
2.1.3. 自身遮蔽的本原性	42
2.2. 遮蔽之发生作为形而上学的历史	45
2.2.1. 存在的历史	45
2.2.2. 形而上学	51
2.2.2.1. 基础问题	51
2.2.2.2. 本体的一神学的—逻辑的样式	54
2.2.2.3. 追问虚无	63
2.2.3. 虚无主义	64
2.3. 克服形而上学	70
2.3.1. 第一开端	71
2.3.2. 另一开端	74
2.3.3. 思想的过渡	77
3. 语言的沉默	82
3.1. 源于沉默的语言	82
3.1.1. 自身言说的语言	82
3.1.2. 道说作为宁静	86
3.1.3. 语言和四元	102
3.2. 技术构架中的信息语言	106
3.2.1. 技术	107
3.2.2. 构架	110
3.2.3. 信息	113
3.3. 居住及其建筑	115
3.3.1. 语言作为家园	116
3.3.2. 无家可归	117
3.3.3. 还乡	122
3.3.3.1. 思想之学习	124
3.3.3.2. 思想的放弃	126
3.3.3.3. 思想为建筑	129
结语:语言之无	137

文献目录	142
------------	-----

海德格尔专题研究

一、评西方海德格尔研究	151
二、海德格尔与现代西方哲学	178
三、海德格尔的迷途	193
四、海德格尔与老子论道	200
五、海德格尔与庄子论物	217
附录一:赫利伯特·博德尔:对于彭富春的博士论文《无之无化》的 鉴定	229
附录二:瓦尔特·比梅尔:对于彭富春的博士论文《无之无化》的 鉴定	237
附录三:告别海德格尔	243

无之无化

——论马丁·海德格尔思想
道路的核心问题^{*}

^{*} 此中文版由著者据德文版译出。德文版为：DAS NICHTEN DES NICHTS——ZUR KERN-FRAGE DES DENKWEGS MARTIN HEIDEGGERS, 欧洲科学出版社(法兰克福)1998年版。此中文版获德文版版权许可。

序言：论一种对“无”无需沉默的语言

阿尼姆·雷根博根教授博士

“为何只是存在者而倒不是虚无存在？”——我们知道此问题以及源于欧洲形而上学漫长传统对此问题回答的多重建议。当我新近为一德语辞典写作“虚无”词条时^①，一些人向我建议，删除这一概念，因为它“无物”包括。一更带诙谐的建议为：“让这页简单地空着，那么人们都将知道，它自身所具有的关于虚无的东西。”另外一些人则使我想起约翰·沃夫尔刚·冯·歌德的《浮士德》中靡非斯特的形象，他作为“虚无主义者”而出现，更诙谐地说，也同样代表这样一种命题：“因此将更好的是，假使无物产生的话”。

如果谁追思“虚无”的话，那么，他将被轻率地标明为虚无主义者。但是，那些不是以此概念来追求自身的兴趣，而是关涉其中所包含的严肃的问题的思想家，却能够超越一廉价的虚无主义的指责。马丁·海德格尔正属于这种思想家，他首先试图思考虚无主义的危险性，但是，他然后且终身指出了一走出与它相连的悲观主义的囚禁的出路。彭富春在此著作中对此思想家进行了创造性的评论，也从事实出发在此道路上追寻着他。但是，为什么那在此的被解释者与这种思想相戏？它也许是“虚无”自身，它将存在者超出了，规定了，划界了，扬弃了，摧毁了，简而言之，“无化”了。

海德格尔选择了这一表达式，即在彭富春的此一著作的标题中所出现的，首先是在《什么是形而上学？》^②，这里他给予去思考：“虚无自身虚无化”。以此所意味的不是一形而上学的最高权威，它为一活动所归属，而是（至少当时

① 阿尼姆·雷根博根和乌维·迈耶新编：《哲学概念辞典》，《哲学图书馆》，第500卷；汉堡，费立克斯·美勒出版社1998年版。事实上，“无”新物使我想起。于是，此词条依其“内容”仍如此保存，正如约翰·霍夫迈斯特为其1954年的最后版所设想的。

② 《什么是形而上学？》，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1955年版及其后，自第7版，第34页。

仍是),人(此在)超出其自身生存危险(“畏惧畏惧自身”)的生存的经验。其内容依据海德格尔本原地表现为非语言的(海德格尔:“前语言的”)。在此范围内,海德格尔处的“关于”虚无的陈述与此相连,即那非语言性的经验自身必须语言性地被把握,由此并产生了一确定的语言的困境。在一平庸的意义上字面地理解“无之无化”的论题,在事实上不可能思考海德格尔。

关于“虚无”作为哲学问题的讨论被语言分析哲学的说明再次加剧了,即海德格尔的论题是同一反复被表达的。对此人们看到了一海德格尔所引起的巨大的反响,当他冒险去可能再次(如他所说)以其他方式表达在传统的形而上学中经常提出的“存在”问题。他将此问题崭新地置于追问“虚无”的地平线中,并以此提供出黑格尔表达式“纯粹的存在和纯粹的虚无由此是同一的”^①的独自的解释。海德格尔认为黑格尔是正确的,并“非”如黑格尔实际上所认为的,因为“存在和虚无在其无规定性和非中介性上合一,而是因为存在自身在本性上是有限的,而且只是在那进入虚无之中的此在的超越里敞开自身”^②。海德格尔对于“此在”的“存在”鉴于畏惧经验,危险和“沉沦”的现象学研究处于这一关联之中。于是,那源于日常眼光关于“虚无”的过分显现的表达,亦即在危险和死亡经验中油然而生的虚无,可能变得通俗化。

彭富春是这样从事于海德格尔研究的,即他将海德格尔对于“存在”和“虚无”有时的同等设置作为解释其所有著作的钥匙来检验。于是,他将海德格尔及其基本的假设置于问题之中。海德格尔曾相信过,他能够用他晚期关于“存在问题”的思考避免“虚无主义”,此“虚无主义”至少在术语上在讲演“什么是形而上学”的第一版听得出来。

于是,彭富春能够得出这一命题:海德格尔真正的解释在于,“虚无”(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的问题敞开为“存在”(同样是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问题的变式。通过彭富春对于海德格尔的重新解释的方式,读者必须要参与一忍耐的考验。而这也很好,因为作者跨越一宽广的路程缜密地从事于真实的海德格尔的术语及其思想尝试的细致性。解释者的语言使用甚至与海德格尔的语词选择产生了同等音调。于是,作者在此追随了“语言”的一种看的方式,

① 《逻辑学》1,《著作》,第3卷(拉松编),第78页(文本相同的单行本为《哲学图书馆》,第56卷,莱比锡1934年版及其后)。

② 《什么是形而上学?》,第39—40页。

他也要将这种语言归功于海德格尔:据此,首先和大多为语言自身在言说,其次才是作者工具性地使用语词和句子,为了用它标明和意指一自身不是语言性把握的事实内容。在海德格尔那里,它首先却相关于其他的东西:“语言”在他那里世界内性地(依据其真正的本体论的大纲的尺度)作为比任何个别“此在”的生存更为本原地把握着。由此,彭富春同意了一种语言运用的理解,正如我们经常在读人的创造性成就而不是在哲学家的分析的活动中所见的理解。但是,这意味着什么:语言自身“言说”(每每依照其上下文:“在”诗人中或“在”思想家中或者也通过他们)?但是,对于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独特的理解而言,这说明了理由:在这种情况下,一解释者能够采纳海德格尔的表达,据此,“世界世界化”,“虚无虚无化”。我们也能够对此接受,如果我们准备将这种陈述作为由海德格尔所采用的表达式来解读形而上学的存在性(世界、存在)的过程的标志,这一陈述也作为一正好不是定向于静止规定(此正想起用状态描述“永恒”、“宁静”和“恒定性”的形而上学的世界图象)的计划。

人们也许会反对:这种表达式可能产生语言的困境。但更使我惊奇的是,在此一解释者如何仍然试图创造性地处理这种表达式。

对海德格尔术语(于是,它运动于与惯常的语言使用的偏离中)的特别性的逐步的领会和由此对此思想家彻底的忠实于字词的解釋乃彭富春所为。这样,他避免了任何一种对文本的任意行为,正是在试图重复这一思想家语言性的独特性中,彭富春对其处理的思想家尽量保持了字面的忠实。

但是,什么是这一更新的深入细致的关于海德格尔的读物的成果?海德格尔已经放弃了关于“存在”和“虚无”的设定的表达的同一化的问题?此同一化在他追问形而上学时曾如此地激动了他^①。海德格尔曾多次声称放弃了。彭富春却在此反对他。彭富春在此证明,甚至《存在与时间》(1927),特别是其对于畏惧、烦和死亡的分析,已经是在一(但是尚未概念性把握)的“虚无”的地平线中所写的。由此,彭富春有很好的理由来追问,在晚期伴随着克服传统的存在哲学和“形而上学”,一克服“虚无”的“存在”的“敞开”是否在根本上又是可想象的?彭富春于此在一方面是持怀疑态度的。他的论题由此

^① 《什么是形而上学?》,1929年的讲演稿。

洞见出发,即,如海德格尔也承认的,语言不能越过世界的边界。但是,什么在我们言说者中生成,如果言说者也在其自身的语言中与这种“虚无”相遇,虽然他们与所说的虚无“无物”相符?这却立于这一问题的意义,此问题在一令人诧异的发生作用的表达式“无之无化”中听得出来。

彭富春熟知东亚智慧理论的传统,正如他熟知西方思想的发展一样。他对德意志语言中一最重要的思想家的贡献(彭富春在其第一稿是用德语写作的)使我们认为,东西方语言和世界图象的差异,并不一定成为在不同的“追求智慧”中共同的问题意识的障碍。

1997年10月

于奥斯纳布吕克

导论:无作为“思想的事情的规定”

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如众所周知乃追问存在的意义。此存在自身区分于存在者。如此理解的存在却显现为虚无。与此相应不是“存在和虚无”,而是“存在作为虚无”在海德格尔的思想形成主题。但存在“存在着”,凭借于它作为虚无虚无化。以此方式无成为了海德格尔观念中的思想的事情的规定。沿此路线本着试图追寻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以期获得对于“存在的意义”(如海德格尔和他的后继者所解释的那样)新的透视。

“存在作为虚无”,此同等设置听起来已经十分陌生,因为哲学的历史只知道“存在和虚无”这一题目。但海德格尔的思想表明:如果存在给予去思考的话,那么,虚无也将同时呈现。倘使哲学是存在的历史的话,那么,它将同样也是“虚无的历史”。那被海德格尔思想视着与己对抗的哲学的历史是怎样思考存在和虚无的呢?

在哲学历史的开端让我们追忆巴门尼德。女神给他指引了三条道路:存在之路、虚无之路和要死者之路。存在要被思考和言说,它必须存在。虚无不存在,它既不可思议,也不可言说。那要死者之路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以至于存在和虚无都是无所谓的。但是存在是存在,不是虚无。因此存在既不源于虚无,也不归于虚无。在此意义上虚无完全被思想和言说所排除^①。在中世纪,存在乃上帝,而虚无意味着非上帝的存在者的离席。在形而上学的终端黑格尔指出:“纯存在和纯虚无是同一的。”^②。存在和虚无在这种范围内同属一体,当它们在其非确定性和非中介性上一致时。因为其否定的意义,虚无自身在哲学的历史上没被形成主题,更不用说存在作为虚无了。

① 《残篇》,第6节。

② 《黑格尔全集》第11卷,汉堡1978年版,第44页。

正因为哲学的历史没有思考虚无,所以我们必须和海德格尔一同追问:什么是这个虚无自身?康德认识到了一种虚无,即一个没有对象的空洞概念或者一个没有概念的空洞对象;一个空洞的概念的对象或者一个没有对象的空洞的直观^①。这些样式却不能和海德格尔所思的虚无认同,因为此种虚无与存在者的虚无毫不相干。

只要虚无被理解为存在的虚无的话,那么它必须与否定和褫夺相区分。当虚无表明存在的本性的时候,不否定只具有陈述的特点,它作为存在者与其他的存在者相关。根据海德格尔,存在者之否定已设立了无之无化为前提,因为后者使前者成为可能。但这是如此发生的:无之无化自身显示为敞开和自由,在此否定才有其可能性。这又继续导致陈述能够去否定存在者。因此不否定为无之无化所规定并成为其衍生样式。如果无之无化本原地不理解否定的话,那么它也不能把握为褫夺。褫夺标明存在者的缺少和原本属于某物的缺乏。因此它是存在者否定的一个样式。在这种否定中,它还不与虚无自身相关。因为虚无不是存在者的缺少和缺乏,而是存在的本性。只有当存在作为虚无虚无化时,存在者的褫夺才是可能的。

因此虚无既不能理解为否定,也不能理解为褫夺。那么虚无怎样才能被规定?海德格尔的回答为:虚无虚无化。它无化,凭借于它与存在者相区分。本体论的差异已照亮了这样一种虚无与存在者相区分的意义,它意味着:存在不是存在者。在此范围内存在同样是虚无。基于同一原因,差异自身也是虚无本身。正是在此虚无与存在者的区分中,无之无化才能被经验。“无的本性立于偏离存在者和远离存在者”(GA15,第361页)。但是,这不是虚无的消失,而是它的启示。

虚无的启示在于,虚无让存在去存在。虚无以此拥有它具有动词化形态的表达方式。“分词形式的虚无化是重要的。这一分词表明了存在一确定的‘活动’,存在者唯有借此才存在”(GA15,第363页)。作为活动,无之无化既非手前之物,亦非手上之物,更非存在者的消灭,而是理解为存在之让。此让然后是纯粹的给予。而它所给予的正是存在。在给予之中最后生成了

^① 《纯粹理性批判》,B348。

生成。

正是凭借于自身的敞开,虚无给予了人的此在。而此在作为存在之此“生存”着。这一此同样也是存在作为虚无的敞开。如果人立于存在之此的话,那么他将成为“虚无之地的拥有者”(GA9,第118页)。作为如此,人将发现走向存在者的通道,此存在者同样本原地在无的敞开中显现出来。

在无之无化中,虚无已作为存在升起。这样虚无成为了“思想的事情的规定”。海德格尔用此标明了他的整个思想道路。^①此规定自身显现为虚无。“规定不带来任何新物。因为它导向古之最古。它要求停留于那始终追寻的同一的同一性”(GA9,第IX页)此古之最古乃西方的开端:林中空地。只是在这里,同一的同一性才可致追寻,它是那作为虚无的存在。在规定的规定之下立着思想,它从规定那里接受了自己的任务。对思想而言,虚无敞开了。为什么?因为思想是存在的思想,亦即:“‘存在’一词曾经作为要思考的所显现的,和它一旦也许作为已思考的将要遮蔽的”(GA9,第IX页)。那思想已所思的,是在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那思想所未思的,是作为虚无的存在;那已思中未思的,正是那给予去思考的。如同思想,事情也让那规定来规定。事情表现为虚无,亦即以此在的形态,它敞开于情态、理解和沉沦等样式。此在的如此这般的敞开让虚无进入光天化日之下。

虽然规定,思想和事情各自分别从世界性、历史性和语言性方面具体化了,但每一术语都有与它自身相应的维度。对规定而言,语言性的阐明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根本上是语言的声音。作为如此,林中空地形成了自身。那里,宁静宁净化。它道说,凭借于它的沉默。但思想主要是历史性所构成的,只要它表现为哲学的历史。在存在的历史中,真理显现出来,凭借于它的自身遮蔽。而事情首先是世界性地被透视,因为此在是在世存在。世界敞开自身,但凭借于它自身的拒绝。

作为语言的沉默、历史的剥夺和世界的拒绝,无之无化清楚表达了自身。

^① 参照赫利伯特·博德尔:《现代的理性结构》,弗莱堡—慕尼黑1988年版,“前言”和“结语”。海德格尔的用法“思想的事情的规定”被博德尔的“关系构成”的思想所继承和发展,即这样:它通过规定、思想和事情三个术语的关系形成了一个思想结构。这一思想给此著指明了海德格尔的思索。

它作为思想的事情的规定以此克服了它的空洞和抽象性。^①

在回顾时,海德格尔将他的思想刻画为一条道路:“也许它是一条于思想的事情的规定中的道路”(GA9,第IX页)。^②人们怎样标明这样一条在不同站点变化的道路?它首先是世界性的(《存在与时间》),其次是存在历史性的(《对哲学的贡献》),最后是语言性的经验(《通往语言的途中》)。海德格尔的思想以此方式变动于存在亦即虚无的世界性的、历史性的和语言性的维度。^③

此著试图阐明:海德格尔的无之无化意味着什么?他怎样在其不同的思想阶段将无之无化形成主题?另外:为什么无之无化成为了他的主题?如果这一对于海德格尔思想的追思不能带来直接的理解性的话,那么人们应该重复海德格尔的话语:“我们必须然后也要在此放弃直接的理解性。但我们必须同时倾听,因为我们必须去思考此不可避免的,且又是目前的”(ZSD,第1页)。用胡塞尔的话来说,此处要求,对于存在者的设想予以“悬置”,以期本原性地去经验虚无自身。

① 对此,恩斯特·图根哈特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参照图根哈特:《存在和虚无》,载微托里若·克罗斯特曼编:《透视》,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1990年版,第132—167页。如果他用他的语言分析法来分析海德格尔的虚无的话,他只能把虚无看成不存在和不存在者,而看不到无之无化,更不用说世界的拒绝、历史的剥夺和语言的沉默了。

② 参照奥托·珀格勒:《马丁·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普弗林恩1994年版,第8页及下页:“海德格尔的思想必须理解为一道路,但不是作为一条很多思想的道路,而是作为一条限定于一个且唯一的思想的道路。对此思想家希望着,他‘一旦如一孤星立于世界的天空’:‘走向一星,如此而已’(《源于思想的经验》,第7页)。”

③ 对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区分,威廉·理查得森认为,海德格尔的转变“从此在到存在”和“从存在到此在”。对此参照理查得森:《从现象学到思想》,海牙1963年版,第25、299页。

1. 世界的拒绝

只要无之无化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形成主题的话,那么,它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作为这一思想的开端?既非此,也非彼,而是世界置于海德格尔思想的开端,因为他的整个思想置于世界的规定之下。世界究竟和无之无化有什么相关?无之无化首先是在世界之中,并借助于世界自身的拒绝。虽然“无之无化”这一主题在海德格尔的第一阶段处于遮蔽状态,但它却是其最深的动机,并能照明所谓的“在世存在”。在此意义上,“在世存在”必须理解为“于无存在”。

在海德格尔这里,世界既非意识的世界,亦非体验的世界,如它们被胡塞尔和狄尔泰所理解的那样,而是此在的世界,^①它区分于手前之物和手上之物,而作为“在世存在”生存着。世界世界化,亦即以此形态,即它自身显现为此在的敞开。此在构成的样式首先是情态,其次是理解,最后是沉沦。正是在理解的情态中,即在世界整体中的畏惧的经验中,无之无化显明了自身。同样作为无之无化,烦使世界的整体性和非整体性趋向明朗,凭借于它统一了情态、理解和沉沦。在走向死亡的存在时,此在的存在达到了其本原性的规定,因为死亡是此在本己的、毫无旁涉的和不可逾越的可能性。这作为存在的可能性又被良心所证明。作为死亡和良心的统一,先行的决定立于时间性中,它源于无之无化而自身时间化。

于是世界中的无之无化首先是此在的敞开,其次是世界的整体,最后是

^① 此在不能由手而是由此来理解。对于此在的消解,参照雅克·德利达:《论精神》,法兰克福1992年版,第19页:“手的解释、人的此在和动物的对立,或隐或显地垄断了海德格尔的整个话题,特别在此,即它最明晰地表现为关联的话题去认识的地方。它垄断了海德格尔并开始于重复追问存在的意义和本体论的消解;它特别垄断了生存的分析,此分析确立了此在、手前物性和手上物性的界限。”